

# 世界的摺曲與越界 / 楊凱麟\*

如果廿世紀上半葉的歐陸哲學由德國（胡塞爾、海德格…）引領風騷，下半葉毫無疑問地是法國哲學家的擅場。傅柯、德勒茲、德希達、李歐塔…各自在不同的哲學論域裡分進合擊，以前所未見的原創思考打開了當代哲學極其豐饒多樣的場域。在這個如今看來不無魔幻的「法國爆炸時期」，被稱為六八世代的這批哲學家儘管從不曾像德國哲學家般開宗立派，但並非偶然的，他們都圍繞著「差異」，以之為核心從事深刻而嚴肅的概念思考。為數不少的共同詞彙，如擬像、域外、書寫、重複、摺曲，以近看殊異但遠觀又若合符節的方式，在這些哲學家的著作中如繁花盛開般各自發展。吾人最終見識到，同一詞彙在不同問題性的極盛鋪展下，可以被思想運動羅織、動員、催逼、轉化、衝突甚至矛盾到何種程度。對於當代法國哲學家而言，透過語言的強勢操弄，思考行為成為一種在「紙頁上」狡獪與思辨的極限運動。哲學在這個意義下似乎成為一種質問與展示「何謂思考？」的純粹事業，而答覆，遠在一切已思、已是、已說之外。在某種意義上，當代法國哲學飽含思想啟發的發展，其總是意圖重新置身於一切知識與無知界限上的頑強姿態，即是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嚴肅回應。

於是差異，不斷重複召喚而至的差異，且是泯滅一切同一性的絕對差異，以一種固執卻盈溢生機的方式標誌著這些哲學家的著作。以差異之名，哲學似乎因此首先是對既有思想建制、律法、教條與典範的反叛與越界，其隨著不同哲學風格，以充滿挑釁、冒犯、機巧、幽默或殘酷的方式被展演；然而另一方面，思想對界限的跨越似乎僅為了一個更為關鍵的行動：尋覓回返自我的另一種方式。從一切已成為僵斃教條的思想模式中劃出一道逃逸之線，但逃逸不是消極的放棄或膽怯，而是為了能開拓一條重新摺返自我的嶄新途徑。於是極弔詭也極戲劇性的，思想愈往域外越界就愈是一種內在性摺曲，反之亦然。法國哲學在某方面使得思想成為一種關於內、外、遠、近的繁複辯證與相位挪移：自我的認識與建構較不是經由意識的反思，而是來自跨越界線（理性界限、感覺界限、認識界限、身體界限…）後摺返的思想運動。

歷經六、七〇年代的思想狂飆，法國哲學家在八〇年代後各有發展，對倫理學的重新關注似乎成為主要課題之一。但同時間卻也上演一齣令人心驚的連續死亡劇碼，活力充沛的哲學家相繼辭世。2004年德希達的死訊為一整個世代的哲學劃下句號。然而，伸展在我們眼前的世界，早已有著被法國哲學所強勢摺曲與越界後的不同風景。

\*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副教授